

## 佳作欣赏

责编:余保钢 照排:孟 缘

□柯云路

一日外出办事,回程时正遇下班高峰,路堵得一塌糊涂,心里难免有些焦躁。

好不容易蹭到家门口,再转一个小弯就是地库了,心情才放松下来。这些年北京车辆激增,凡能停车的地方均塞满了车,虽然城管不时来这里贴违章罚单,路还是被挤得只剩下一个车道。车向前走着,不期然一辆超市购物班车正堵在左拐弯的岔路口。为方便居民购物,附近几个大商场都有面包车往返接送,这类车虽有固定的行车路线,停车却很随意,所谓“招手即停”。我踩下煞车,静等着班车上下完客人后腾出路口。

等了一阵,并没有人员上下,车却纹丝不动。

不一会儿工夫,我后面已排起了长队,有人开始不耐烦地摁响了喇叭。我也有些着急,于是摇下车窗向对面的司机招手,催促他让开路口。不知对面的司机什么意思,没有任何回应。好一会儿,车窗里伸出一条略

# 胆小的善良

膊,一位中年妇女探出头来,说车走不了了。

这当口,后面早有心急的司机下车来,走到面包车前大声理论。

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觉得这个司机不大通情理。

人很快聚成一团,气氛有些紧张。见路上堵了这么多车,又聚了一群人,小区保安赶了过来,指挥着面包车后面的车向后倒出一点地方,便于面包车挪开,好让对面的车辆通行。似乎并不奏效,司机仍很固执地不想挪车,有些人气得骂了起来。无奈之下,保安到一侧的会所腾出一点空地,让我先把车开过来,将后面的车疏导到另外的路线。看来没法马上回家了,我把车停好,走到面包车前,想“教训”一下这个司机。无论什么原

因,大下班的,把车堵在路口都是不对的。这位司机显然有些心神不定,又被心急的人们围着骂了一顿,很颓然地坐在驾驶座上。当我走近时,他对我说:大哥,对不起了,我的车撞了人家,不能走哇。

我问怎么回事?司机说,刚才正常行驶,对面来了辆车,他急忙打轮避让,车屁股刮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车。原来是因为这个!我赶紧走到右侧去看,一辆切诺基斜着停在岔路口,车尾很突出地翘出来,后挡泥板被扯下来一块。司机说,把人家的车撞了,得跟人家说清楚,不然人家找不着人,也分不清责任。听司机这样说,刚才骂骂嚷嚷的一群人静下来了,转而纷纷向着他说:“这辆车本来就不该在这儿停,是违章!”“走你的,

别管它!”

司机一个劲儿地摇头:“那怎么行,是我撞了人家,得跟人家说清楚。”

冬日天短,天色已渐大黑,我给司机出了个主意:总在这里等着也不是办法,不如问问保安,看他们知不知道这辆车是谁停在这儿的。保安一听就摇头:我们只管小区里面的车,这种乱停在街上的,谁知道会停几天,我们管不着!我于是再出主意,让司机把自己的车号、电话留给保安,车尾很突出地翘出来,后挡泥板被扯下来一块。司机说,把人家的车撞了,得跟人家说清楚,不然人家找不着人,也分不清责任。听司机这样说,刚才骂骂嚷嚷的一群人静下来了,转而纷纷向着他说:“这辆车本来就不该在这儿停,是违章!”“走你的,

□郭军平

巷子在中国是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通常不是官方的文化代表,而是一种普通的平民文化的代表。

巷子通常淹没在人流如海的闹市里,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花红柳绿夺人眼球,也不冷眉冷眼斜也着人。巷子永远是那种平和的眼神,一种宁静的状态。巷子里的时间久了,就像一位看破红尘世事的哲人,有着极高的心性定力。巷子不会因为水涨而船高,也不会因为潮退潮落而抛锚。

巷子永远是巷子,令人捉摸不透,把玩不透。巷子的神奇让人有时感觉光阴不再前行,而是一种静止,一种永恒的感觉,就像一池透明的清水,永远都是透明澄澈,一尘不染。正如大道如简一样,清则清矣,但却有一种奇怪的力量一样,永远有着把玩不尽的东西,也有如一部名著一样,让人永远有常读常新的感觉。

清明节到了,巷子里有了纸剪的摇钱树,一年又一年;端午节到了,巷子里有了烧艾叶的味道,一季又一季;重阳节到了,巷子里听到了吆喝金灿灿的菊花的花工的声音;腊八节到了,巷子里依旧飘出的是腊八粥的香气,这也不分什么的宋元,还是明清;一年一

□包光潜

中国古代很多文人有一种渔父情结,他们一边声色犬马,一边寻求安宁,身在庙堂时,心向江湖;而身在江湖,心却又念着庙堂。他们需要一个干净的地方,一个脱离世俗苦海的地方,安顿灵魂,其实,这是物质与精神平衡的需求。

在烦扰的尘世中,他们的灵魂最愿意走向江湖,走向林莽,走向人迹罕至的青山绿水,上山砍柴,下河撒撒网,即所谓的渔父生活,恰如李煜《渔父》所言:“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依有几人?”而如此赋有渔父情结的古典诗词,几乎比比皆是,如高适的“曲岸深潭一钓叟,驻眼看钩不离手”,张志和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以及陆游的“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合西住”,等等。

到了元代,文人的渔父情结更加强烈。在元代文人的画作中,有大量的《渔父图》,文人们追求渔父生活,已经蔚然成风。这是因为元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文人有一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心理感受,加上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致使许多文人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许多文人虽寻得一隅安身,心

## 巷子,尘埃里的莲花

度年春节到了,巷子里也不分贫富贵贱,达官贵人的,亲戚朋友是照旧的来来往往;姑娘依旧要嫁,小子依旧要炮,这也并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月祖先做的规定,反正巷子的日月就好像从来没有变过似的。即使是变动大的时刻,也就是改朝换代,人们除了衣服装束有些微变化以外,人们的本质生活还是没有变化,所有的大的变动一到巷子里似乎就收敛了神威,因为巷子太宁静了。巷子里弥漫的是一种油盐酱醋茶的滋味,而不是那种大鸣大放的政治滋味。

巷子里谈的是儿女情长,谈的是男有室女有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夫妻婆婆,公公小姑,妯娌长短,迎来送往。置身巷子里,让你永远感到的都是这种烟火味、中国味。巷子里不玩阴谋诡计,不玩攻城略地,也不玩楼房股市,期货债券,而玩的是家长里短,邻里友情,“远亲不如近邻”,巷子里玩的是远敬鬼神,思亲念祖,敬事父母,父慈子孝,夫妇恩爱,子嗣绵长,玩的是天伦之乐,忠

忙掏出手机,很长时间占线。终于接通了,答应很快就来,方才松了口气。

我见事情有了眉目,打算从另外的路线绕行回车库,于是跟司机告别。

我离开时,他趋身向前,低下头不停地说着抱歉的话,并一再说着:大哥,谢谢你了,真谢谢你了!我向他轻轻挥手,嘱咐他安等警察,然后开车走。

临走,一对一直在旁看热闹的年轻男女的议论飘进耳朵:看他年龄老大不小是老司机了,肯定开车多年都没出过事,对处理事故一点都没经验。一般人早就溜之大吉了,我看他纯粹是胆小。

这些议论让我有些感慨。当代社会,当官的,经商的,成年的,未成年的,各种“胆大”的行为充斥耳目,甚至使人麻木。相比之下,这位司机的行为或许真可算得上“胆小”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一阵,我一直忘不了他诚实善良的表情,并且愿意为他的“胆小”记上一笔。

(据《羊城晚报》)

## 无处不在的面试

□汪文

饭桌上,夹菜的动作、吃饭时的声音、面前桌面的清洁度等,都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我常观察的是埋单的细节,有些人不爱埋单,能躲则躲,但即便躲得很巧妙,几次下来就会发现约他的人越来越少。那些总是抢着埋单的人,不是因为多有钱,而是把这当成一种修养。

送礼物的习惯也很重要,不管贵还是便宜,最重要的是用心与否。我不经常送礼物给朋友,但要送就选独特的。比如,我会把自己旅行中拍下的图片做成小册子送人,这样的礼物花不了什么钱,但有满满的心意在。我喜欢吃红枣,去买的时候会顺手多买几袋给爱吃红枣的朋友。把喜欢的东西跟别人分享,送别人需要的东西,这也是一种修养。

现在的人都很忙碌,但对于喜欢的人和事,我们要学会不忙。我的准则是,只要有想做的事或者想见的人,我总能抽出时间,实在没时间也会挤出时间;实在没时间,我会主动约其他时间。这种选择会让你知道什么重

(据《广州日报》)

## 600年前的琴和600年后的花瓶

□金沙淮

600多年前,军事家、政治家刘伯温写了一篇寓言,名字叫《工之侨为琴》。

文章的大意是:工之侨得到了一块上好的桐木,制作了一把琴,装上琴弦后弹奏起来,声音宛如金玉,悦耳动听。他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琴,就把它献给了主管礼乐的官府。乐官让最有名的乐师鉴定,乐师说:“这琴不古老。”官府不要,就把琴退还了回来。

回到家,工之侨让漆匠把琴身漆上残缺不全的花纹,让刻工在琴上雕刻上古代款式的图案,然后装进匣子埋进土里。一年后,工之侨把琴挖了出来,抱到了集市上。有个路过的大官看到了这琴,用100两黄金买下,献给了朝廷。乐官们传递着观赏,一个个赞不绝口:“这琴真是稀世珍宝啊!”

琴还是那把琴,只不过做了些手脚,乐官就是非不辨了。600多年后的今天,工之侨的故事还在延续。在某瓷都,陶瓷艺人制作了一些仿古花瓶对外出售。花瓶虽然制作精良,造型美观,但却很少有人问津,勉强卖出的几件也只有几千块钱。一个买家对陶瓷艺人说:“你这些玩意儿是仿古的,不是古董,若是古董就值钱了。”

听了买家的话,陶瓷艺人工动起了心思。此后,他专门研究“做旧”,就是经过几道工序,把刚出炉的瓷器做的像几百越千年之前的“古董”一样。结果,价格飙升,每件都卖到了几十上百万元。工后不同的是,600年前的工匠,面对乐官的是非不辨,他选择了悲愤离去,隐入山林,不知所终;600年后的那个陶瓷艺人仍然乐此不疲,制假造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土里埋的,海底沉的,都能做得惟妙惟肖。

假象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假象迷惑和蒙蔽,不辨真伪。把假的当成真的,那就可悲了。不仅是个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借用工之侨的话说:“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这话的寓意值得人们深思。

(据《羊城晚报》)

## 家长职务

□李青春

儿子上幼儿园时,幼儿园让我们填一张《家庭状况调查表》。当时我在单位开车,就在“家长职务”栏里写下了“司机”两个字。于是,儿子的老师经常找我用车。我不敢慢待他们,每次都做到有求必应。

儿子上小学时,学校又让填这类表。当时我已被提拔为单位办公室主任,就如实作了填写。学校有了这张表,儿子的老师找我办事更多。我不好意思拒绝他们,又是求有求必应。

儿子上初中,学校还是

(据《广州日报》)

这元官氏认为孔夫子迟早能“出人头地”,但终于因为孔子的“走投无路”,而致使她“信念毁灭”,离开了孔子……否则,怎么会关于元老夫子写的书典中,从无一字说到这个女人呢?这样的“新成果”,当然已经足够诞生一群博士乃至博导了。

从白居易《长恨歌》里一句话,可以“考”出杨玉环《体重60公斤》外加“身高1米64”;从曹雪芹的“真事隐”中,可以断言贾府丫环们用什么法儿“避孕”。而从空穴来风的“史料”中,又可以窥见徐霞客如何“风流”,关于他“狎僧”过“至少xxx个美眉”的流言,更已经飞短流长……“学术”是要“创新”的,“从众”自然不好。大家早已走过的路,当然可以不走,可以抄近道、寻小路,可以独辟蹊径,更可以走终南捷径。然而如果旁门左道,结果钻进了牛角尖,这样的“大胆”与“小心”,就不免令人叹息,也发人笑话了。

(据《新民晚报》)

# 路过蜻蜓

□姜运浩

某一天意识里明白了时光是如何在流转,望着今年的新生们稚嫩朝气蓬勃的脸庞,我也会以学姐的身份看着他们,偷偷乐着。大大的行李箱,在家人的簇拥下走近他们,紧张的小心翼翼地说着话,慌慌张张地转着咕噜噜的眼睛,满脸都写着“我很期待但又很害怕”。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轮回的,就像一首重复了开头句式的现代诗,每一代人看着下一代人骨子里什么都没变,只是个体的发展都不同让这一整首诗如此的丰富多彩,让我们的天空这么绚烂。我们是否在大步大步伐也不回的青春里还记得纯粹时光里,曾在湖畔与美丽的蜻蜓擦肩而过。

站在新生报到的现场,突然间我就茫然了,明明外表和年纪相仿,明明就没有现在大学里所谓的学姐该有的装扮,但还是轻易地被认出是学姐,是什么让我们在人群中与众不同了呢并不是网上讨论的穿体恤牛仔褲运动鞋是单纯的学弟,穿背心大叉裤的就是学长;素颜清汤挂面头的是清纯学妹,穿短裙热裤烫大波的就是学姐。虽然这也并无根据,但我想最主要的是眼神吧,眼神透露了所有的内心的秘密,你的坚定,你的淡定与从容、你的愉悦与自信,这一切构成了一种气质与气场,在千万新生人群中那么轻易地就与其划分开来,就连背影,逆光中也充满了

## 数字痴迷症

□沈 坚

近阅一份学术刊物,介绍某教授成果累累,称他在某两种国家高等级期刊(不是“xx等”刊物)上“发表近百篇文章”。

笔者谦职恰在同一专业,多少了解情况。作为双月刊,往多里说即以每期发表专业论文十五至二十篇计,一年六期总共也不过百来篇;就算两种刊物翻个倍,满打满算两百余篇而已。业内人士怕都明白,即使资深学者,一辈子在那两种刊物上能发表的文章也超不过十篇二十篇的。大话唬人,却有悖常理,公然挑战人家的智商。前些年,笔者也听说一位,号称一年发文二百篇,你还能说什么,只有一笑了之。

据说国人富于数学天赋,专擅数字游戏,近年不少单位的量化管理,更是搅得昏天黑地。高校搞考核,规定每个教授每年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篇,副教授两篇,讲师一篇,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在核心期刊发文两篇,博士生发文三篇……也不想,全国有多少所大学,多少位专业教师,多少研究生(扩招后更是膨胀得惊人),又有多少家核心期刊可供发文,一平均,如何满足得了这么许多人的考核要求?这是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能算得过来的简单算术题,却唯独我们的规则制定者视而不见!况且,这种为过关达标而不择手段、滥穿充数制造出来的各类成果数字,又能有多少实际意义?其原因,除了填报者本身的主观因素之外,客观上现行的制度性诱导与倒逼机制,则更难辞其咎。

有人说,中国人崇尚面子文化,实在不是戏言。文过饰非的同时,一味好大喜功,嗜将“好

政绩往大里吹,自然就免不了在数字的使用上浮夸、掺假。且不说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可信度,即或日常的新闻报道里,也时现可疑之处。

譬如,说北方大雪,京城二十万市民上街扫雪。动辄还有:秋天十万人赏赏菊,五一国庆七十万市民游园,八百万农民抗旱浇地,四十万军民上堤抗洪……这种靠数字说话、以壮声色的新闻标题,在诸多媒体上早已屡见不鲜。

重视数字,当为强化报道的效果,本不一定是坏事,但要看到如何使用了,往往细节决定成败。人们对此心存疑惑的是,你这些“万人”由何而来,是事前计划、组织和动员的,当场清点、统计的,还是事后估算、凑数的,甚至拍脑袋想当然?凭什么取信于人?

新闻报道、学术研究,甚而日常管理中具体的数据统计、报告总结,无不贵在准确,容不得半点注水。笔者参观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时注意到,他们对于伤亡人数的统计都是精确到个位数的,不像我们的很多统计甚至研究中,只拿出个模棱两可或众说不一的概率。一是一,二是二,有事说事,这不同于文学夸张,不能动辄“白发三千丈”。

中国的数字统计之常常不能令人满意,就在于人为的色彩太浓,水分太多,或添或缩,全凭一时之需。事前没有精确的统计,事后只能“毛估估”。做新闻、讲実績,与其为追求一时轰动效应,给上级或公众加深印象而刻意地营造和编排,那还不如不用数字,干干净净的“裸说”“裸报”,来得更实在而可信。这是一条规则,也是一种常识。

(据《文汇报》)

□包光潜

中国古代很多文人有一种渔父情结,他们一边声色犬马,一边寻求安宁,身在庙堂时,心向江湖;而身在江湖,心却又念着庙堂。他们需要一个干净的地方,一个脱离世俗苦海的地方,安顿灵魂,其实,这是物质与精神平衡的需求。在烦扰的尘世中,他们的灵魂最愿意走向江湖,走向林莽,走向人迹罕至的青山绿水,上山砍柴,下河撒撒网,即所谓的渔父生活,恰如李煜《渔父》所言:“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依有几人?”而如此赋有渔父情结的古典诗词,几乎比比皆是,如高适的“曲岸深潭一钓叟,驻眼看钩不离手”,张志和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以及陆游的“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合西住”,等等。

到了元代,文人的渔父情结更加强烈。在元代文人的画作中,有大量的《渔父图》,文人们追求渔父生活,已经蔚然成风。这是因为元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文人有一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心理感受,加上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致使许多文人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许多文人虽寻得一隅安身,心

□黄小平

我的一位同学,擅长画漫画。一日,他把一张画好的漫画拿给我看,问:“这漫画画的人是笑还是哭?”我拿过来一看,画画的是一个人的头像,一副泪流满面的样子。

□司马心

鲁迅的文章,大概已有万千,所以“鲁研”的“突破”,似乎已很不容易。“老石头”也骂过了,“偏执狂”也封过了,结果怎么样呢?于是只好另辟蹊径,突发奇兵,来“研究”鲁迅家的一本菜谱,从青菜豆腐、绍兴梅干菜里,不但可以见到鲁迅的“节俭”和生活的“清淡”,更足以“分析先生从生理到心理的变化”,也算是一篇博士论文的题目啦。当然类似的“蹊径”,还有专门研究鲁迅与许广平关于何日“开始”,又于哪一天“在一起”的,至于鲁迅日记中一个“濯”字,更已经有了雄文夺目……其实这样的“考据”,这一类的“独辟”,在于“学术研究”之中,又何止一个“鲁研”——关于李白的卒年,他一生的游历,因为吵得一塌糊涂,争得硝烟四起,所以早已不是新鲜的“成果”,于是另抄近路,从他的诗句,推算他

灵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苦闷之中。

在元代,渔父情结最为浓郁的要算与王蒙、黄公望、倪瓒并称元四家的吴镇了。他终生庶民,不入仕途;游历山水,流连江湖。他一生很少结交达官贵人,往来的多是和尚、道士和隐逸文人。生活潦倒时,吴镇便到街上卖卖小菜,勉强度日,绝不谋取官职,绝不媚俗卖画。董其昌在《容台集》中记载:“吴仲圭本与盛子昭比门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画者甚众,而仲圭之门阒然,妻子顾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以及陆游的‘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合西住’,等等。

近來,我连续阅读、欣赏了吴镇的三幅主旨和图式相近的绘画。无论是“双雁齐飞掠水面,渔父仰首看斜阳”的《芦花寒雁图》,还是“渔父凝视聚思,愿者上钩”的《渔父图》,它们均给读者传递了一种“生在红尘、洁身于梦”的超然情怀。画寓意,诗言志。读着,赏着,我自己似乎便成为图画中那个右手摇桨、左手执竿的渔父,忘却尘埃,心系山水,与白鹭为伴,以飞霞为友。在《洞庭渔隐图》中,我们看到了元代文人(如吴镇)的一种玉洁的坚守、一种傲然的孤独、一种择壤而生的磅礴气势——近岸,三棵松树造型特别,一松飘逸,横贯两松主干,却在逃离水面上蓬勃上扬;另二松直拔而上,不倚不歪,负重昂然。这难道不是一种象征或者写照吗?

与许多赋有渔父情结的古典诗歌相比,吴镇的题画诗更是让人感觉非常,如:“兰棹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约名。”(《洞庭渔隐图》)“山突兀,月婵娟,一曲渔歌山月边。”(《临荆浩《渔父图》)“孤舟小,去无涯,哪个汀洲不是家;酒瓶倒,岸花悬,抛却渔竿和月眠。”(《临荆浩《渔父图》)

“云影连江浒,渔家并翠微。沙鸥如有约,相伴钓船归。”(《秋江渔隐图》)看来,中国古代很多文人,他们在追求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同时,又不断地向不胜利的高处进发。

(据《西安晚报》)

## 独辟的“蹊径”?

都是“在这运矿产品的船上所作”,那就更是崭新的“学术成果”,石破天惊的“独到见解”啦。关于“孔夫子是个美男子”以及他的身高究竟合今161.7厘米还是221.76厘米等等,同样已不“独到”,所以“孔研”之间、学术之界,又有人走出一条小路,又是一举考出了“孔夫子的太太是谁”——说是这个女人,《论语》未涉一字,历代孔学,也无人研究过她,甚至司马迁也无一字说到这女人的“下场”。这样的“缺口”,这样的“学术空白”,当然引出了“学者”的兴奋,于是从三国王肃的一句话里,“考”出孔夫子的老婆为“元官氏”,又“考”出

(据《大洋网》)